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賜進士及第[illegible]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起著雍敦牂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尚書左僕射趙鼎率百官遥拜淵聖皇帝於南宫門外退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以帝在諒闇故也　金主朝太皇太后於明德宫頒行女直小字封大司空完顔昱爲王　辛卯金宣議郎總管府議事官楊克弼迪功郎楊憑獻書

于左副元帥晉王昌右副元帥瀋王宗弼論和議三策上策還宋梓官歸親族以全宋之地責其歲貢而封之中策守兩河還梓宮下策以議和款兵邀歲幣出其不意舉兵攻之僥倖一旦之勝又言今宋使以梓宮爲請萬一不許大軍縞素遮道當此之時曲在大金而不在宋昌後頗用其言　戊戌詔復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發帝因諭趙鼎曰建康諸官司及百官廨舍皆令照管它時復來幸免致營造以傷民力鼎等奏已令建康府拘收且言若金人遂以大河之南來歸當駐蹕建康以俟經營　己亥僞齊武顯大夫知壽州宋超率軍民來

歸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以聞帝曰此事於朝廷無毫髮之益但如人子來歸爲父者豈可卻而不受然已遣使人與金議事可下沿淮不得擅遣人過淮招納引惹事端乃命淮西帥臣劉錡入朝處超等歟畢復還合肥（考異）趙鼎事實曰金既廢豫鼎密遣諜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亳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伦措置未進一步潰亾者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之盛可謂過人矣熊克小紀係此事于去年十二月末徐夢莘北盟會編亦于去年十一月書劉錡來朝誤也

是日金知蔡州劉永壽殺烏嚕貝勒舊倫兀術孛堇今改率城中遺民來降永壽爲淮西安撫使烏嚕副之永壽以小隊劾其罪金人移烏嚕同知德州未幾

忽報烏嚕以女直兵三千來蔡者提轄白安時請永壽南歸永壽不從曰朝廷若賜我死當死之安時恐其謀泄即拘永壽勒兵以待之烏嚕引衆入城不爲備安時乘勢盡殺之遂驅城中軍民來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等往納之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恐它時不免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請召諸大將問計帝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太后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參知政事陳與義曰用兵須殺人若因和議得遂我所欲豈不賢于用兵萬一和議無可成之望則用兵所不免帝以

爲然　丙午寶文閣待制知鎭江府曾開試尚書禮部侍郎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帝問席益已去因問刑部尚書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遂有是除時趙鼎亦不欲世將居中故也自重兵知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剙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二萬縣官部送激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

月已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它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帝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副使景璟行之　乙卯金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以三司使杜充簽書樞密院事劉筈並簽書省事時左副元帥晉王昌右副元帥瀋王宗弼皆在鎮中監軍杲屯長安右副監薩巴舊倫朮拔今改屯鳳翔以新取河南陝州故也　二月丁巳以尚書兵部侍郎王庶試兵部尚書庶自荆南入對奏曰今十年何恢復之功未立臣請言其失蓋在偏聽在欲速在輕舉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誰不服

苟委其權令於大臣而非其人則未有不身受其欺而國罹其禍者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輕言兵它日又見口陳手畫秦蜀利害帝大喜之即日遷尚書　戊午胡州團練使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劉錡對于內殿錡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肥度可得四五萬衆翼日上謂趙鼎等曰朕苦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淮數百里遂而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請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

已患難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
勢雖未至此然與其遊與大將不若别置數項軍馬庶
幾緩急之際易爲分合也　是日六宫先發帝召淮西
宣撫使張俊至宫中從容與論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
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帝諭之曰卿能
如此甚副朕意然此乃卿之所識朕要有一二事戒卿
朕來日東去愼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工俊悚息承
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帝曰艱難之際一切從儉
庶幾少紓民力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
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

如主也　金主如約羅舊作爻剌今改春水　癸亥帝發建康府殿前都虞候楊沂中主管侍衛步軍兼權馬軍司公事解潛以其軍從是日次東陽鎮　甲子帝次下蜀鎮殿中侍御史張絢請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帝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議使實惠及人也絢又乞赦決帝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乙丑帝次鎮江府　是日金主幸天開殿　丙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老乞致仕帝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

賜翼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
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
而與人談論氣怡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
澹在官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
戊辰帝次呂城鎮　己巳帝次常州　庚午帝次無
錫縣　辛未帝次平江　甲戌帝次吳江縣　丙子帝
次崇德縣　丁丑帝次臨平鎮　戊寅帝至臨安府
戶部尚書權知建康府章誼充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
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甲申中
書舍人李彌遜試尚書戶部侍郎　是月金以拉林水

舊作來流水今改混同江護邏地與民耕牧　三月丙戌朔廣西經略司奏得安南都護府牒當道郡王龔謝今有遺進表章及綱運詔使人免到闕就命直龍圖閣本路轉運副使朱茀充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匹羊五十口麵五十碩酒五十瓶仍以敕書諭其嗣子天祚安南與廣西諸司通問訊其王不列銜而列將佐數人有稱中書侍郎同判都護府者印文曰南越國印　己丑濟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傴嗣濮王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　金以禁苑隙地分給百姓　辛卯故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

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交趾郡王李陽煥贈開封儀同三司追封南平王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帝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密得無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況自有闕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其階勲及檢校官憲銜食邑功號皆如陽煥初封故事　辛丑太常少卿蘇符言景靈宮神御見在溫州將來四孟朝獻

請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從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饗徽宗皇帝廟庭　甲辰徽猷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向子諲試尚書戶部侍郎
丁未詔江浙州縣回蹕所嘗過者民間欠紹興六年歲終稅賦皆除之　戊申左正言李誼言金人入居汴都西北之民感恩戴舊襁負而歸相屬於路此殆天所以興吾宋也臣願于淮南荆襄僑建西北諸州郡分處歸正之民給以閑田貸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種之業而又親戚故舊同爲一所相愛相恤不異于閭里將見中原之人同心效順敵人之謀當不攻而自屈矣詔諸路宣

撫司依累得旨措置　金以韓昉爲翰林學士　夏四
月己未太常少卿蘇符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
聞諱日請權于聞哀日以祖宗忌神禮例建置道場行
香從之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
處措置邊防詔曰朕臨遣樞臣協濟軍務按行營壘周
視山川乘斯閒暇之時經畫久長之利凡爾見司羣帥
郡縣之官各盡乃心以康庶事儻或弛慢失職已令王
庶密具以聞先是御史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甚遠邊民
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荒田縱民耕之勿收租
稅數年之後百姓足而國用足矣至是帝命庶行視東

闕且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并以同奏付庶行之時保
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其統制吳錫收繫
之獄戸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
使統兵屯淮西　丙寅王庶辭帝戒以褒沒待諸將多
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
爲戒帝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
諸將不能恢復疆宇它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
下可定庶奏以大理少卿周聿倘書金部員外郎晁謙
之並主管機宜文字軍器監丞李若虛樞密院計議官
方滋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並爲樞密行府諮

議參軍謙之任城人也自鄜瓊叛張浚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　丁卯金以靜江節度使盧彥倫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內所命其營建宮室止從儉素　己巳尚書刑部侍郎曾開試禮部侍郎　壬申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帝曰待與鄉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翼日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

列中若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
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癸酉徽猷閣待制新
知承州胡寅試尚書禮部侍郎　辛巳太常少卿蘇符
言今歲當行祫享而在諒闇內請用熙寧故事移就來
年孟冬從之　壬午金主朝享于天元殿立費摩舊作裴滿
今改氏爲貴妃　是月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見金左副元
帥魯王昌于祁州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
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語倫曰議和之使繼來
而暗遣姦諜如此何故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之意邊
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勞則不可保主上

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諸帥相視無語　五月乙未祕閣修撰知建州魏矼權尚書吏部侍郎　初金制以遼宋取士之法不同命南北之士各以素所習之業應試號爲南北選己亥金主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王寅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郎　丁未命吏部員外郎范同假太常少卿接伴金國人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假吉州團練使副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見鲁王昌遣使偕倫至京師倫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帝旨議和

時昌及太師宗磐密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思謀爲宣和時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帝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九十餘萬其它可知　辛亥改命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矼館伴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副之矼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

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倫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往來館中議事　癸丑召利州觀察使知鼎州馬擴赴行在金使烏陵思謀初入境數問擴所在王倫奏思謀乃海上結約之人與擴相熟宜召赴行在恐須使令故有是命　六月乙卯朔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左迪功郎鄂州武昌縣尉詹叔義右迪功郎前建康府司法參軍陳巖肖下等左迪功郎饒州鄱陽縣東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仍減年磨勘巖肖賜同進士出身　戊午金主至自天開殿　壬戌宗正少卿張

九成樞尙書禮部侍郎　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
卽賜田五頃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帝
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故不憚
屈已以冀和議之成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
可弛兵備參知政事劉大忠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
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耳樞密副使王庶時在
合肥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國侵軼已
逾一紀前此乘戰勝之勢以至江淮而我未嘗有一日
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蕃部淡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
至使奔逸而去又丙辰冬敵人傾國南侵陛下再統六

師至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蕃部皆有所御於是遣使告我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敦隣好則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必因長驅而往故以此謀沮師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卽遣使往以求梓宮往返之間一年半矣尚未聞梓宮之至閫已落彼之計又聞去年金國以欺詐廢豫僞庭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至諸帥之在中都者如居積薪之上而火未然勢之傾危未有易于此者若我一搖足則中原非彼所有所以陰謀秘計不得不遣使也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

其甘言啗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為界一則以河為界以淮為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以和為請若以河為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迹彼若誠實與我既得其故地非若僞豫之不恤尚當十年無征役以蘇其凋瘵財賦既無所從出所責歲賂無慮數百萬若欲重斂諸路困斃已極安可取以充溪壑之欲利害曉然而不先為之慮則三十萬兵宿于無用之地假以歲月是彼不必征伐而我數年之間終于自斃彼之為計可謂盡善而我之為國未有若

斯之疎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廷之臣立爲一定之論若以淮爲界其所請之賂必少以河爲界其所請之賂必多或多或少未繫國之利害以凋弊之極爲言彼若以生靈爲念當告之以河南之地僞豫暴斂之甚必使之蘇息然後可漸責稅賦其歲賂須五年之後方能津遣若或見從則彼之和議方見誠實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既使我不敢用兵而又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彼無所施爲而坐收成功其爲謀深矣疏入不報　直祕閣奉迎梓宮副使高公繪先歸至臨安　壬申帝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

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爲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格以下出身至助教

癸酉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夜上疏言宴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埸患生敵人變詐百出自渝海上之盟至於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讎其將何以爲心又何以爲容亦何以爲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亟自

兢畏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止令趙鼎而下熟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與國體爲宜又言金使入境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禮數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行造金醆輕侮肆志略無忌憚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已其間雖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寇騎赴闕初以和議爲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爲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踐幾徧血人

於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

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其可信不可

信乎劉豫雖然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見逐金人

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陜西叛將或生顧望吾一日出

師必有應者以此設爲講和之說仍遣使焉所以款我

昭然無疑矣臣願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

隱默故重爲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

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是也

金之彊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其意表氣先奪矣其

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讎堅謝使人

勿與相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臣頃與邊將大臣議論皆云若失今日機會它日勞師費財決無補于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爲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屯鎮江府初王庶自淮上歸命宗顏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中護軍統制官

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二鎮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爲聲援從錡屯鎮江爲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謂行府錢糧官右通直郎新監行在權貨務劉時曰君爲我言於子尚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庶聞之曰爲我言於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悅　丙子帝諭大臣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凌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海上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瑪哈輩不肯交燕雲皆欲

用兵惟阿古達以詐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阿古達乃所謂武元者也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處慮必有過人者初行朝聞思謀之來物議大詾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帝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於震怒趙鼎因請間密啟於帝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者凡以為梓宮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它意不必以為深罪陛下宜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為之議者不過以敵人不可深信茍得梓宮及母兄今

日還闕明日檢盟所得多矣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亮帝以爲然羣議遂息　詔今後除六曹尚書未應資格人依元祐例帶權字俸賜如正侍郎滿二年取旨　丁丑金使福州管內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副都總管烏陵阿思謀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充入見思謀初至行在帝命與宰執議事於都堂思謀難之欲宰相就館中計議趙鼎持不可思謀不得已始詣都堂然猶欲以客禮見輔臣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揖步驟雍容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思謀所以來之意曰王倫懇之問所議云何云有好

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日尚不得聞有何好公事又問地界何如曰地不可求聽大金所與時知政聚聽惟王庶不顧鼎因與思謀議定出國書之儀思謀氣稍奪將對鼎奏曰金使入見恐語及梓宮事望少抑聖情不須哀慟帝問何故鼎曰使人之來非爲弔祭恐不須如此及見鼎與諸大臣并管軍楊沂中解潛皆立侍殿上閤門引思謀等陞殿帝遣王倫傳旨諭曰上皇梓宮荷上國照管又問太后及淵聖聖體安否因哽咽舉袖拭淚左右皆欲泣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以上報但望和議早成帝又諭曰記舊人必能記上皇切望留意思

諫遐遣倫就驛燕之　翰林學士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尹焞代爲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帝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帝慘然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帝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瞶恐教兒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又命戶部侍郎向子諲治其喪事　癸未給事中兼侍講吳表臣試尙書兵部侍郎

是夏金左監軍完顏杲自長安歸雲中元帥府下令諸

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沒身及妻女爲奴婢以償之先是諸帥回易貸緡徧於諸路歲久不能償會改元詔下凡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故遼赦復下此令百姓怨憤往往殺債主嘯聚山谷焉　秋七月乙酉朔詔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大理寺丞陳括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眞宗無澶淵之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

弱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
也　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為右承務郎嗣光後　戊
子樞密副使王庶留身言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
見金使再詢訪得烏凌阿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
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蓋出此人今日天其或者遣使
送死雖虀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
禮意大臣溫顏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口
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
有所愛惜也臣又竊聽其說詭祕譎詐無一可信問其
來則曰王倫懇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

使巳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汝若無金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亡略盡敵人互有覬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俟稍平定必尋干戈今欲苟且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設如金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蠹耗財賦怠惰兵將歲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祏臣下無所不可令走道路號奉使者朝在泥塗暮陛侍從居廟堂任經綸者竊弄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為流涕慟哭而已哉臣忠憤所激肆口

所言冒瀆天聽請賜誅責臣不勝願幸　己丑故貴州刺史狄流特贈貴州防禦使官其家五人流青孫也靖康間爲并代雲中等路廉訪使太原之破死焉其家訴於朝乃有是命　王倫言兵部侍郎司馬朴見其軍前守節不屈請優恤其家以爲忠義之勸許之僞豫之廢也金人欲以朴爲汴京行臺尚書右丞朴力辭而免金人重其節　右正言李誼試右諫議大夫　辛卯金左副元帥昌朝于京師議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入朝議與昌合太傅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

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宗憲宗幹之弟也昌之弟勗亦以爲不可既退昌責勗曰它人尙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敢私耶時太師宗磐位在宗幹上昌及宗雋附之竟定議以地與宋　丁酉金使烏陵阿思謀以北還入儞帝每及梓宮必掩泣羣臣莫不感動王倫偕金使行趙鼎告以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倫問議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爲界乃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爲大河若近者新河即清河非大河也倫受之而去　金安春（舊作諳班出今改）河溢壞廬

舍民多溺死　壬寅金左丞相希尹罷　丁未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充樞密院都統制依舊鎮江府駐劄　辛亥詔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令本司別遣一軍往廬州權聽帥臣張宗顏節制先是宗顏請令錫戍帝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退而語咸服帝知人　近制三衙管軍要日內宿至是殿前都虞候楊沂中已免直惟權馬軍司公事解潛與殿步二司統制官互輪潛又言今來無事請依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統制官癸丑右諫議大夫李誼

引晉唐故事奏言今萬騎時巡宮闕非襲之壯大禁衛非襲之衆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爲社稷之慮則未安也宜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從之尋命帶御器械韓世良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是月四川制置使胡世將至遂寧府遂會川陜宣撫副司吳玠于利州時軍闕見糧玠頗以家財給之玠行至大安軍婦人小兒千百饑餓者擁馬首而噪玠大怒曰吾當先斬勾光祖然後自效以諭汝輩光祖時以直祕閣爲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異時宣撫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爲大帥故不肯相下及

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歎甚許人曰宿衛見胡公開懷曉吏
使我憂懣豁然世將行之明日玠乃械諸路漕司吏斬
於市先是水運泝江千餘里半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
十五斛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復其論玠曉然知利害
所在世將又以恩義開諭且貸閬州守將孫渥同易米
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集利州各有所餉饋軍賴
以給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摺運之法糧儲稍充公私
便之　八月甲寅朔金須行官制　戊午詔曰者復
遣使人報聘鄰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尚虞疆埸之臣
未諭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於遠圖安于無

事所以遏奔衝爲守備者或至闕習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屢講求保圉之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賴于衷爾嚴飭屬城明告都曲臨事必戒無怠捍禦之方持志愈堅要念久長之計以永無窮之聞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　癸亥回鶻貢於金己卯金以京師爲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爲北京　癸未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　九月甲申朔金以完顏奭爲會寧牧封鄧王乙未金主詔百官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漢人　丁酉金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　戊戌金主朝明德

官　辛丑溫州州學教授葉琳上書請興太學其說以爲今駐蹕東南百司備具何獨於太學而遲之且養士五百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又言漢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興太學晉元興于江左一年而興太學皆未嘗以恢復爲辭以餽餉爲解誠以國家之大體在此雖甚倥偬不可緩也事下禮部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今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食方急固所未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爲率則規模稍弱又非天子建學之體況宗廟社稷俱未營建而遽議三雍之事豈不失先後之序望俟回蹕汴京或定都它所然後推行從之　甲

辰金以完顏奕為平章政事　丁未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
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
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檄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
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　是秋
金人徙知許州李成知翼州徙知拱州酈瓊知博州悉
起京畿陝右在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蓋將有割地之
意也劉豫之未廢也偽麟府路經畧折可求因事至雲
中左監軍完顏杲密諭以廢豫立可求之意及是副元
帥魯王昌有割地南歸之議完顏杲恐可求失望生變

因其來見置酒酖之可求歸卒於路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一 起著雍敦牂十月盡屠維協洽五月凡八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冬十月甲寅朔金以御前管句契丹文字德固為參知政事　丙寅金主封叔宗雋為紀王宗敏為邢王太宗子和魯布等舊作斛魯補今改十三人皆為王　金自晉王宗翰歿後太師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太傅宗幹爭論于金主前即止表求退完顏勗曰陛下富

于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金主因兩解之宗磐愈驕恣又嘗于金主前拔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已已金主始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　辛未金定封國制　癸酉金以東京留守宗雋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封陳王宗雋入朝與宗磐深相結　甲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爲檢校少傅奉國節度使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時秦檜薦侍御史蕭振等屬以浮言使鼎自去鼎猶未深覺其客敕令所刪定官方疇以書勸之曰見幾而作大易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毀

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鼎否則置之經筵時檜力勸帝已議和鼎持不可竊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向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罷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

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與烏凌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淡思敵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聞者金使之來大臣

僉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彼己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謂敵情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遠遠智不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補執政闕員未便斥去乞即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己卯詔不許　十一月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　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

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它日與呂本中同見秦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檜爲之變色九成從容言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帝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既而九成再章求

去帝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除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丁亥詔滎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接伴大金人使過境誒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物以至供餽賜予蠹耗國用財計闕乏贍國不給則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仍令赴內殿奏事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

也庶奏曰臣切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它情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用兵爲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十三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持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亾殆盡幼主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爲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豹自廢

豫之後陰謀敗露杌梍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怠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僂也金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昝日之勇銳所簽之軍非若昝日之強悍前出後空或有覆巢之虞率爾深入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處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爲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術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朕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慮雖淺而不明乎變愚魯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況它人乎兼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腳膝重腿若猶貪冒寵榮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逭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矜臣衰憊保臣始終俾解職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便醫藥帝乃許之　辛丑詔大臣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埽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　寶文閣直學士知台州

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誣同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撝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尙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

心所以屈已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疏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充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庶論金不可和于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爲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全趙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學士院句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和議力贊屈已之說以爲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帝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畢行如淵言於檜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

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丞人皆駭愕　侍御史蕭振權尚書工部侍郎振乞罷王庶故有是命　丁未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國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

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人藩臣之位乎且安知異時無厭之求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敵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

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慟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

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鉅民萬口一談皆欲仓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亾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下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很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蓋恐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無正人吁可惜哉頃者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

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日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戊申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帝曰若使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時上

下洶洶上手劄付同簽中稍生事當議編置既而金使蕭哲與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　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帝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横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有養母耳於是檜與參知政事孫近言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進愚計務欲接納適中可以經久朝廷之體貴在慎密不敢漏言間銓上章歴詆蓋緣臣等識淺望輕無以取信於人伏望睿斷早賜誅責以孚衆聽詔答曰卿等所陳初無過論朕志固定擇其可行中外或致於憂疑道路未

詳其本末至小吏輕詆柄臣久將自明何罪之有至是乃議責銓檜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貴得和議久遠銓身爲樞屬旣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凶悖仍多徼副本意在鼓衆劫持朝廷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編管永不收敘令臨安府差使臣兵級押發前去候到具日月聞奏仍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深知朕安民和衆之意時銓妻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與勅令所刪定官方疇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爲銓求援敦復曰頃

嘗言檜姦諸公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此人得君何所不爲敦復即往見守臣徽猷閣待制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　壬子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銓疏於木監登聞院陳剛中以啟送行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考異四朝聞見錄云胡忠簡公銓以樞掾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請竿王倫之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所載疏語與宋史異又云高宗震怒欲正典刑諫者以陳東激上上怒爲霽遂貶儋耳案當時迫於公論改謫廣州不因人諫也

丙辰金以康宗以上畫像工畢奠獻於乾元殿　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監不遠蓋自宣和以來挾

詐反覆傾我國家非可結以恩信倘令彼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南盡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心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旣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求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讐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凡五十疏皆不報

攷異 張浚上疏不得月日徐氏後編載于紹興九年今考張魏公事狀云金使將至浚上疏極言其非若在九年則金使已返矣今附見八年十一月

岳飛在鄂州上言金人不可信和議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人譏秦檜銜之 攷異

岳飛本傳不載上疏無日月今從十將傳載于紹興九年十一月　十二月甲寅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從所請也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馮檝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為國信計議副使檝旣罷歸行至鎮江復召檝入對除檝故官與王倫偕見使人議事　丙辰詔曰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茲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已徒以為親雖悉意于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講好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陵寢在遠梓宮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深惟

所處務適厥中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樞機之屬分乖廉陛之儀遽上封章肆爲凶悖初投匭而未出已騰藁而四傳導倡陵犯之風陰懷劫持之計倘誠心於體國但合輸忠惟專意于取名故茲眩衆閔其淺慮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庶圖可久之大計時秦檜恐言者不已故請下此詔以戒諭之　戊午秦檜以大金使名未正乞令人與計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如不受封冊不遣泛使皆當先事言之帝曰朕受祖宗二百年基業爲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肯

受其封冊隸畫疆之後兩國各自守境每事不相關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時不許往來朕計已定　已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帝意亦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帝乃許之　癸亥金新宮成　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遥郡宗室十八員歲撥上供米五百斛令同判大宗正事士㒟均給之以士㒟言宗室俸薄者不足於糴故　庚午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荊襄關陜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

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
使按行無狀皆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勅賜金
之事可行矣從之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韓
肖胄以舊職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以肖胄爲大金奉
表報謝使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使承旨錢愐副之
丙子金詔諭使尚書右司侍郎張通古明威將軍簽書
宣徽院事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事以左僕
射府館之　丁丑金立貴妃費摩氏爲皇后　詔大金
遣使前來止爲盡割陝西河南故地與我講和許還梓
宮母兄親族餘無須索慮士民不知妄有扇惑尚書省

榜諭　臺諫官何龍如淵等再詣都堂議國事秦檜曰若王倫商量不聽則如之何如淵曰正恐倫未能辦此亦嘗牽易入文字請相公參政親見使人與議庶國事早濟李光曰此固不可憚第一至館中遂有如許禮數如淵曰事固如此然視人主之屈則有間矣光默然遂召國信計議使王倫副使馮檝至都堂如淵語倫曰公爲使人通兩國之好凡事當於敵中反覆論定安有同敵使到此而後議者倫泣且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敵中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它亦激公使了取書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　戊

寅何龍如淵與李誼入對帝曰士大夫但爲身謀向使在明州時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帝辭色俱厲如淵曰今日事勢與在明州時不同誼曰此事莫須召三大將來與之商議取其穩當乃可帝不答久之曰王倫本奉使至此亦持兩端秦檜素主此議今亦求去矣攷異金使方在臨安而秦檜求去宋史不載其事洪稚存曰此檜託詞以挾制高宗耳今從繫年要錄附書之翼曰帝召倫入對責以取書事是晚倫見金使商議以危言動之金使張通古度不能強遂許之如淵又言講和之事繫國利害禮文之閒所當商全其如大議蓋已素定初不待道塗之言而決也沈該輕儇俗子素無循行近因

上書亦嘗召對淡慮希進之人迎合聖意自此妄有陳獻乘時獵取官職有紊紀綱為害不細望賜寢罷先是張燾晏敦復因論施庭臣莫將除命亦言該贓吏不當由冗敛召對至是遂寢　己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炤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對上奏曰臣聞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是故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以為

可軍士不以爲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爲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土地可得也國人不以爲可者謂敵人素多變詐今特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可遽爲卑辱之事此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夷誘其衷敵人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室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

我之為國日朘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敵帥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與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緩闖之不勝幸甚帝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然朕不必至為敵所紿方且熟議若決非詐僞然後可從如

不然當拘留其八再遣使審問虛實庚辰尚書右僕射
秦檜見金使于其館受國書以歸初欲行代受書禮檜
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照照舉書高宗諒
陰三年不言之語檜悟於是帝不出檜攝冢宰受書張
通古欲索百官備禮以迎檜乃命三省樞密院吏朝服
乘馬導從當時以檜首創和議致虧國體觀者莫不憤
歎[考異]金史張通古傳云通古爲詔諭江南使宋史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地賜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受皆如儀與宋史異今以事理度之當時南宋猶能立國則代受詔書自是實事金史或不免夸詞也今從宋史

辛巳御史中丞句龍如淵言

今和議已定遣使歲必再三使者冠蓋相望於途矣欲望特詔有司檢照近年體例參酌中制將所得恩例凡使者在鋪及至界首者比舊減三分之二汴京或燕中者減半直至金國者全給庶幾久而可行　是月虛恨蠻王歷階犯嘉州忠鎮寨執寨將茹大猷以歸虛恨乃烏蠻之別種所居高山之後夷人以高為虛以後為恨故名焉其地東接馬湖南抵邛部川北接中鎮地方三百里墟落數十天禧以前朝廷歲以酒食犒勞嘉祐間始入寇遂徙寨於陽山江北以避之紹聖間乞于嘉州博易不許至是遣其從人來忠鎮寨為漢人所殺蠻益

嘗佐有判官田二三本新津縣吏也亾命蠻中教之階爲邊患遂舉族入寇轉掠忠鎮十二村民殆盡　鄜延既破第六將李世輔爲金右副元帥宗弼所喜累遷知同州及金廢僞齊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等潛謀遣使臣白彥忠持書抵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外應是冬左監軍完顏杲自大同之陝西見左都監薩巴（舊作束拔今改）議割地事比過同州世輔乃佯稱墜馬折臂伏兵州廨因犒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杲上馬欲挾以南歸穆昆（舊作謀克今改）固雲（舊作穀英今改）方索馬於外聞變不得入城已閉蔣至東門遇哈塔雅率騎三十餘遂相與斬門而

出世輔與親校崔臯拓跋忠等數十人自西門出且戰且前至五丈原追騎益衆世輔謂曰追我急卽急殺之矣固雲等一進一退以綴之世輔度衆寡不敵乃解杲縛折箭爲誓留之路側固雲識杲聲與騎而歸時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金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及其家百餘人皆爲金人族金以固雲爲安遠大將軍固雲洛索子也

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壬午朔詔大金已遣使通和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輒加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癸未新除起居郎莫將試

司農卿充伴送使　乙酉新監昭州豐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攷異赦文有云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繫年要錄以爲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所草也東南進聞以爲秦檜門客所代草今畀之　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職守竝不易置山寨土豪等優與推恩應陝西掌兵官昨緣撫馭失宜致有離徹非其本心今來既已歸還各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曾因劉豫僞命得解者竝與理爲舉數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稅三年差徭五年應兩淮荊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竝特取旨優異第賞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竝與犒設張邦昌劉豫僭

號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並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亾並與叙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僞命及因苗傅劉正彥名在罪籍見令拘管編置者並放逐便未經叙用者與收叙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並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紬絹每匹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並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榮州防禦使知閤

門事藍公佐為宣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倫公佐及報謝使副韓肖胄錢恤各官其家二人賜裝錢有差　戊子帝謂大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故地既歸便當遣宗室使相與近臣偕往修奉遂命兗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㒟與兵部侍郎張燾俱行　宗正少卿馮檝權尚書禮部侍郎　己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宮時通古與報謝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為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抃密以告直祕閣淮

東轉運副使胡紡白之肖肯通古乃自眞和由淮西以
去世忠怒追扑欲殺之怵棄甲依岳飛軍中　庚寅以
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少師萬壽
觀使榮國公劉光世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
揚武翊運功臣少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遷
少師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賜安民靜難功臣遷少傅
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鎮節鉞皆如舊用講和恩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
飛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並開府儀
同三司殿前都虞候保成軍節度主管殿前司公事楊

沂中爲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飛上表有云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又言今日之事可憂而不可賀勿宜論功行賞取笑敵人秦檜惡之遂成仇隙𡶶玠在熙州其幕客請爲賀表玠曰玠等不能宣國威靈亦可媿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癸巳詔建皇太后宮室于大內以舊承慶院爲之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合求罷爲建寧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甲午金人所命知徐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

人怒之　是日金右副元帥瀋王宗弼始以割地詔下
徇州金主詔河南吏民畧曰頃立齊豫以守南服累年
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
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
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
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
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我上國之
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
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無貽悔吝又命官吏
軍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丁酉詔淵聖皇帝宮殿令

臨安府討度修建　戊戌以王倫為東京留守兼權開封府尹郭仲荀為太尉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　金以左丞相宗雋為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復以與中尹完顏希尹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己巳劉光世為陝西宣撫使吳玠為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州聽玠節制如舊命內侍賫告以賜帝因光世除命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　丙午徽宗大祥帝衰服御几筵殿易白羅袍行祭奠之禮前後不視事十日宰臣率百官

進名奉慰　熙河經畧使慕容洧叛洧在熙河十餘年驍勇得衆屢爲邊患及金人歸陝西地洧歎曰吾何面目見朝廷棄熙河去居西夏靑唐兩界之間有衆數千洧又寇環州經畧使趙彬追及與戰涇原經畧使張中彥率兵援之洧敗走其衆多降　二月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糧帝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容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侵畧足矣至於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它日置榷場不患無錢豈可慮內而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米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爲戒遂命

淮西宣撫使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堪武畧大夫唐朴以本部兵千人從仲荀之任　丁巳郭仲荀遷太尉充東京同留守　徽猷閣待制劉岑試尚書刑部侍郎　大理寺少卿周聿權尚書刑部侍郎仍充陝西宣撫使　戊午殿中侍御史曾統試左諫議大夫

己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攷異揮麈錄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銍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爲名皆避檜大怒東南遞闕作樓照言而不從今畧之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李綱知潭州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湖州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汪伯彥知宣州　提舉洞霄宮張

浚知福州建寧軍承宣使新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解潛知邵州　左丞事郎陳最言河南之民自金入蹂踐以來習于戰鬬且懲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至如依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丁此時因其部分申以府兵之法使自為守民必樂從詔東京同留守郭仲荀措置仲荀請以近城閑田募弓箭手從之　壬戌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　果州團練使劉錡落階官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錡統所部自鎮江還朝遂代解潛權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　己巳翰林學士樓照兼侍

顯權尚書工部侍郎　壬申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　是日金主如天開殿　三月丙戌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廖剛試御史中丞　戊子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梁汝嘉皆進權本部尚書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移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移兵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試工部侍郎　甲午命參知政事孫近撰皇太后冊文參知政事李光書冊兼篆寶寶用金冊以珉石　乙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

頤浩乞歸台州養疾許之　丙申東京留守王倫始交地界先是趙榮既納款知壽州王威者亦以城來歸及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瀋王宗弼首問榮威且責赦文赦割河南事不歸德於金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眞乃已接伴使烏陵阿思謀至館亦以榮威爲問必欲得之至是倫始交地界出京城父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壇上酌酒爲別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餘八分赴河北送納宗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遂移行臺于大名初金以宗輔子褒爲三路都統知歸德府秋毫無擾甚得人心及割地而歸褒悉遣其吏士

先行最後乃出卽下釣橋極爲肅靜　丁酉徽宗禫祭
帝詣別殿行禮　巳亥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僦
舍錢三日自是雨雪則如之　詔分河南爲三路京畿
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以帥臣
兼留守三路各置漕臣一員兼提刑初河南鎭撫使翟
興旣死其將李興降于劉豫豫用爲鄜延路兵馬鈐轄
移河南至是以興爲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職如故
豫之僭也有郁琹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
行其策且謂人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尙科舉至宣靖
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我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

門閥乃以臻爲秉義郎閤門祇候充白波輦運及繳還河南召臻赴行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既而曰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用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之　辛丑翰林學士兼侍讀樓照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卯陞衡州茶陵縣爲軍以知縣兼軍使　丙午金命百官詳定儀制先是金制多襲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左丞相希尹曰爾意甚與我合由是器重之

丁未歸德府復爲應天府平涼府復舊州名陳許潁壽曹延慶州復舊府名順州臨汝鎮潁順軍復舊縣名

皆僞齊所改也先是僞齊建雙廟于應天以祠陳東歐陽澈王倫命毀之　尙書刑部侍郞劉岑移吏部侍郞

是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依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于大同府後金人命彥文知代州　夏四月癸丑環慶經畧使趙彬言已殺叛將慕容洧其部曲多降秦檜言陝西無事實爲慶幸然洧實不死（李心傳云紹興十一年四月洧尙寵遇宣撫副使胡世將遺之書蓋彬所言非實也）　丙辰景靈宮孟夏朝獻上詣行禮殿行禮翼日亦行之自是四孟皆用此例　壬戌詔卜永固陵于西京　詔陞胙城縣爲軍以東京留守王倫言縣與北界滑州相連乞

匿名額以便文移故也　癸亥御史中丞廖剛言今先帝已終而朔望遙拜淵聖皇帝之禮如故此盛德也然禮有隆殺方兄爲君則君事之及已爲君則兄之而已望免抑聖心自此寢罷歲時自行家人禮于內庭可也若遠在萬里之外毋尊之爲君比其反也則不歸政恐天下有以議我也況此拳拳之意于淵聖何益萬一歸未有期尤非所以示遠人事下禮部太常寺侍郎吳表臣馮檝少卿周葵等請遇朔望日皇帝用家人禮遙拜于禁中羣臣遙拜于北宮門外從之　甲子觀文殿學士孟庾爲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資政殿學士致仕路允迪爲應天府路安撫使兼知應天府南京留守　甲戌金百官朝參始用朝服○五月庚辰朔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事閻邱昕權尚書吏部侍郎左司員外郎陳橐權刑部侍郎　丙戌名顯肅皇后神御殿曰承順時原廟未立承元承順殿皆寓行宮天章之西　戊子太白晝見　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㒟等至河南民夾道歡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爲宋民有感泣者士㒟等入柏城披荊履棘隨宜葺治成禮而還陵下石澗水兵興以來久涸三使到水即日大至父老驚歎

以爲中興之祥士儴等既朝陵留二日遂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行在 庚寅奉迎欽先孝思殿祖宗御容赴行在先是劉豫入東京毀天章閣遷御容于啟聖院至是王倫遣官辨認以聞故有是旨 癸卯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故地復歸版圖父老苦劉豫煩苛久矣賦斂及于絮縷割剝至于蔬果宿債未償欠牘具在欲望明詔新疆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焚于通衢詔如所請豫之僭也凡民間蔬圃之田皆令三季輸稅又令民間供贍射士宣諭官方庭實嘗口言其不便事下諸路漕臣措置故克俊及之 乙巳金主至自天開殿

金使張通古之北還也見河南已置戍謂韓肖胄曰
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
取嫌疑若與師問罪將何以爲辭肖胄卽遣人馳告遽
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太傅宗幹且曰及其部署
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卽除通古參知行
臺尚書省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